

古今治平略

保4  
5071  
25-25





保4  
5071  
25-25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十三

豫章

朱健子强父著

弟朱徽子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鼎揚父較

弭盜篇

三代弭盜

秦附

昔者成周盛時雖稱極治而防患之術甚周其任民  
施教糾慝誅邪見于太宰司徒與黨正鄉師者固有  
以閑其邪辟而不致于為非然其掌鄉合州黨族間



比○之○聯○與○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  
 事○以○施○刑○罰○慶○賞○則○又○特○詳○于○士○師○何○也○鄉○各○有○所○  
 司○而○士○師○又○合○而○治○之○以○比○閭○聯○其○居○以○什○伍○聯○其○  
 人○而○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聯○比○閭○者○矣○使○  
 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于○是○即○其○  
 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搏○盜○賊○晝○則○追○逐○之○夜○則○偪○  
 伺○之○廢○事○者○則○刑○罰○之○有○功○者○則○慶○賞○之○故○其○時○風○  
 俗○恬○謐○姦○無○所○容○而○其○間○有○陰○訐○朋○比○干○犯○矯○誣○者○  
 則○士○師○又○有○八○成○以○治○之○一○日○那○洵○二○日○那○賊○三○日

那○濞○四○日○犯○那○令○五○日○橋○那○令○六○日○為○那○盜○七○日○為○  
 那○朋○八○日○為○那○誣○其○杜○微○防○萌○者○豈○不○豫○哉○至○于○外○  
 則○有○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  
 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橐○之○  
 有○相○翔○者○誅○之○是○行○旅○固○獲○即○次○之○安○而○伺○察○嚴○密○  
 姦○究○絕○跡○于○道○塗○矣○內○則○有○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  
 橐○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  
 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那○有○故○則○令○守○  
 其○閭○互○惟○執○節○者○不○幾○是○都○城○固○獲○出○入○之○寧○而○防



禁明肅儉壬潛消于閭里矣。卽不幸而有竊發之警。則旋就捕戮而有司厲以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量而入于司兵。不欲肆人以利器也。卽不免而有宵夜之行。則徼候必明而有司寤以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不欲啓人以窺伺也。蓋先王不恃其有圍姦之法。而恃其有積姦之法。非恃民之不扞吾網。而恃其無可以行其恣睢之意。故非特海宇之內。無有大寇巨魁足傷。庭。而。里。門。巷。之。外。雖。胝。篋。穴。牖。之。流。亦。屏。跡。歛。

志而不敢犯。則防閑之具詳。而豫故也。嗚呼。天下之事。何者而不起于微小哉。惟其絕之于微小。所以不使其蔓延滋長。而至于大且著也。此周官備禦之司。不甚設。而其爲致謹者。總總于宿息。互櫟寤夜道路之微。誠絕姦于源。止邪于未形也。豈非制治保安之要道也哉。其後王澤旣竭。邦國殄瘁。寇虐作慝。無所不爲。而歌柔柔痛亂生者。雅告變矣。至春秋晉悼公。時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



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或曰晉國苦盜有邾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邾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邾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邾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

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爲于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魯襄公時國多盜季孫爲臧武仲日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是時邾庶其來奔與之邑武仲日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求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



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心，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大抵盜賊之起，必有所因。秦始皇時，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又作阿房宮，征戍無已，勞役無度，于是百姓力屈財殫，欲爲亂者十室而六。至二世，又發

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其時百姓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爲亂者十室而八。于是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斬木揭竿，一呼響應，乃爲壇而聞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遂自立爲王，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使從東。



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群盜鼠竊  
狗偷郡縣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二世乃悅當  
其時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  
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  
耨棘矜非鈇于句戟長鍛也適戍之衆非抗于九國  
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  
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  
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  
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

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  
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  
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  
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  
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  
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  
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  
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  
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菴



嗷新王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卿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表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皇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

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多。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



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

漢興高文與民休息。閭閻樂業，幾于刑措。武帝承其富庶，侈于功利。凡宮室禱祠，甲兵巡遊之事，相繼薦出。而權算告緡，天下重足而立。帝又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吏民，輕犯法。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

兩漢弭盜 三國六朝附

漢興高文與民休息。閭閻樂業，幾于刑措。武帝承其富庶，侈于功利。凡宮室禱祠，甲兵巡遊之事，相繼薦出。而權算告緡，天下重足而立。帝又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吏民，輕犯法。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



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盜賊不發覺及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救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嗚呼立法以除盜賊不可以不嚴亦不可過于嚴不嚴則有司不肯用心除賊遂至養成大禍過于嚴則有司恐罪及日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因而馴致大亂二者皆非中道也盜賊之起必推求其致盜之繇既得其繇必研窮所以

至於此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爲以民待民而不以盜待民如是而民爲盜猶自若也然後以盜待之大抵民之所以爲盜之故不在朝廷則在官吏又不然則是姦民之乘間生事也可槩以急捕斬戮爲哉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



聖化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  
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令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  
上聞遂對甚悅答曰選用賢良吏固欲安之也遂曰  
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  
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每界郡聞新太守  
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  
吏諸將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  
廼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

渤海又多劫掠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  
而持鉏鉤盜賊于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  
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  
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  
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羨芻勞來循行郡中皆  
有畜積吏民皆富獄訟止息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  
起山陽守張敞上書自請治之以爲臣敞愚駑卽無  
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  
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臣敞



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  
 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  
 斤敞辭之官自謂之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  
 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于三輔尤異天子許之  
 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  
 有功上召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繇是盜賊解傳  
 相捕斬吏民歛然國中遂平時尹翁歸入守右扶風  
 故○迹○姦○邪○罪○名○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  
 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

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于小弱急于  
 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  
 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鉄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  
 嚴扶風大治盜賊課為三輔最韓延壽治潁川置正  
 五長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  
 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  
 憂皆便安之永始元延間上怠于政貴戚驕恣長安  
 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  
 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



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尹  
賞以三輔高等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  
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  
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吏正  
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  
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起之得數  
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  
爲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  
虎穴中百人爲葦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

死便輿出瘞寺門植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  
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  
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  
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  
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以貫其罪詭令立功以  
自贖盡力有効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耆  
姦惡甚于凡利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  
各歸其處不敢闖長安朱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  
豪桀以爲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



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  
罰輒行以是豪強熱服王莽竊位事務變更郡縣賦  
歛遞相賂賂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  
爲輩轉入旁郡然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衆雖萬  
數不敢畧有城邑轉掠求食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  
亂鬪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喻其故  
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  
之道也抑彊督姦補詠盜賊義之節也其嚴敕卿大  
夫等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

黠賊而妄曰饑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于是群下愈  
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繇是遂不  
能制惟田况素果敢發兵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  
令况領二州牧况上言盜賊所發咎在長吏不爲意  
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畧  
遂至延蔓今宜固守招之必降若多出將師郡縣苦  
之反甚于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惟  
委任臣况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惡其言故罷况  
去齊地遂敗樊崇兵自號赤眉莽遣其太師王匡將



軍廉丹擊之崇聞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將討之  
 恐部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繇是號曰  
 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至放縱東方爲之  
 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寇盜尚可更始殺我卒如  
 田况之言王莽末四方潰泮馮魴乃聚賓客招豪傑  
 作營壘以待所歸輕財重義扶危濟困爲縣邑所敬  
 信故能據管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  
 稱者甚衆唯魴自守兼有方畧光武聞而嘉之建武  
 三年徵詣行在所見于雲臺拜虞令爲政敢殺伐以

威信稱遷郊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起郊  
 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  
 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卽  
 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闔處知魴力戰乃嘉  
 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  
 自髡剔負鐵鑕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  
 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  
 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  
 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

兩漢弭盜

卷三十三

十四



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為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  
 清靜時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猥  
 惡寇恣充斥建武五年乃以郭伋為漁陽守伋到示  
 以信賞討戮渠帥盜賊消散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  
 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群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  
 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  
 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于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闔當  
 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  
 趙吾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

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  
 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繹不絕建武十九  
 年妖巫維汜弟子单臣傳鎮等復妖言相聚八原武  
 城劫吏人自稱將軍于是帝遣輔威將軍臧宮將北  
 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  
 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曰宜重其購賞時  
 顯宗為東海王獨對曰妖坐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  
 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緩令得逃亡  
 逃亡則二亭長足以擒矣帝然之即勅官徹圍緩賊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三  
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十六年郡國群盜並起郡縣  
追討到則解散去後復屯于是遣使者下郡國聽群  
盜自相糾植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  
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擒討爲効其牧守令長坐界  
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  
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  
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廩  
以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安帝卽位  
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

飾匿莫肯糾發陳忠獨以爲憂上疏曰輕者重之端  
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  
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  
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竊見元年以來盜  
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疆盜  
疆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  
科憲令所急至于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  
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  
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



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歛。或隨吏追  
 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隣舍比里。共  
 相壓迫。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  
 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繇于此。蓋  
 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糺增舊科。以防來事。嚴加糾  
 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元初二年。朝歌賊甯季等  
 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虞詡  
 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因笑曰。志不  
 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想錯節。何以別利

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  
 謨廟堂。反在朝歌。耶。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  
 勉。以詡籌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韓衛之郊。背大  
 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  
 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  
 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  
 令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  
 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  
 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



悉賞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經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繇是駭散咸稱神明順帝漢安元年大將軍梁冀恨張綱劾已思有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于門外罷遣吏兵獨畱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延至上坐

綱因譬諭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下赫然震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



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爾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綱乃單車入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靈帝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賈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賊歛過重百姓莫不

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盧江守羊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勢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十餘級生獲渠帥其餘



黨輩願爲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  
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爲南  
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  
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滌吏民良猾悉逆  
知其狀郡乃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  
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十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  
續爲上言宥其枝附賊旣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  
利百姓歡服時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  
平道自稱大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

過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  
自青徐幽冀荆楊兖豫莫不畢應填塞道路郡縣反  
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太豫楊賜上言宜敕州  
縣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  
可不勞而定事畱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  
帝殊不爲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  
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  
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  
方馬元義等先恠荆楊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謂徐奉



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赴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于是先收元義車裂語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救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幟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諸闕並置都尉召群賢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于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粵共發五較三河騎

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賊雋前與賊戰敗嵩因進保長杜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嵩追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嵩乘勝進攻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于陽翟擊彭脫于西華並破之



餘賊降敗三郡悉平還與角弟梁戰于廣宗梁眾精  
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  
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  
梁虜獲無筭築京觀于城南光和元年初交阯部群  
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  
與南海大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至是卽拜朱雋交  
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爲  
兩道而入旣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  
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旣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

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後黃巾賊起公卿  
多稱雋有才畧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平之而  
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眾數萬後太守秦  
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眾浸盛遂據宛城雋  
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圍弘連月不拔有司  
奏欲徵雋司空張溫上疏爲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  
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  
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  
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雋自將精



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惶俱乞降璆頡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

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忠等遂降光和三年蒼梧桂陽獮賊相聚攻龍縣賊衆多楊璇爲零陵太守以郡中力弱吏人憂惧璇乃治特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驚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獻帝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衆百萬人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



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姓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爲資若畜士衆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戰果見殺三國時孫權訪世務于陸遜遜建議曰英雄基時豺狼鬪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扇動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

山分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疆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時魏田豫爲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群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黨死豫悉弛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曹操善之首元帝時杜弼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侍郎王鑒上疏曰江楊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



耳若賊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窺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鑿之所甚懼也去年以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不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俱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說可得而奮進左軍于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于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旣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

竒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殺之頸固已鎖于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鑿謂暫擾以制敵愈于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鑿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鑿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之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况狼兕之寇乎論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鑿謂今宜戒嚴頒秋而動高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三  
風啓塗龍舟電動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鄧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恩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強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今惜一舉之勞縱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耻臣子之憂也疏奏帝深納之後魏孝文帝嘗問大盜之方秘書令高祐曰昔宋均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

宰守貞良則盜止矣時李崇爲交州刺史交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林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繇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隋煬帝嗣位藉承平之休運慕秦皇漢武之爲人治宮室而務侈靡使絕域而勤遠畧市武馬而困烝庶御龍舟而般遊亡度自以爲日月所照霜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一島夷怒其不恭下詔討之勅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



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勅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冬十月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

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遠險不足充餽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于是始相聚爲群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漳南人竇建德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孫安祖將之入高鷄泊中爲盜鄒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蓀人高士達聚衆于清河自是所在群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郡縣官莫能禦帝問侍臣盜賊翊衛大將軍宇



文速曰漸少納言蘓威引身隱在帝呼問之對曰臣  
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  
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  
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賦皆不實遂使失  
于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  
賊何繇息帝不悅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  
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群盜自  
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夫以開皇  
之初比于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

筭甲兵之多少較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  
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  
于長江語人謀則勾麗不侔于陳國高祖掃江南以  
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之迹  
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  
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  
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  
于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席已安之  
業肆其滯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群臣若寇



讐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阝危弗圖圍  
解雁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群盜並興百  
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  
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繇興而煬帝之所以滅也可不  
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  
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  
皆禍起于群盜而身殞于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  
矣

唐代弭盜

五代附

唐太宗初卽位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  
宗晒之曰民所以爲盜者繇賦役繁去奢省費輕徭  
薄賦選用良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  
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宇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  
商旅野宿焉宣宗大中元年鷄山群盜寇掠果州及  
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  
迫于饑寒盜弄兵于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  
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使之歸



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耻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十三年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召入問以方畧對曰但得兵賦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式入越州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許引賊衆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

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振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圓鵠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旣犒飲又調其家皆泣拜謹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崇本將之又奏得龍陂鹽馬二百疋于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燧燧以誦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于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



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脇從者募  
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  
連敗大破裘甫于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  
盈路昭義將跌跌銀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  
日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  
八十三戰賊請降又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  
復出又三戰遂擒之械裘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  
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  
得從公破賊然竊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

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殺以濟饑  
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耳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  
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  
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  
使儒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  
遇敵且不量力而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  
及也嗣是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蓋藩鎮減削軍士衣  
糧以充貢獻故激成禍亂至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  
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



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尹戡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畱戍一年卒聞之怒都虞候許詰等作亂推量料判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于是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亡命遂至千人陷宿州城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千人自稱兵馬畱後尋陷滁州城中願從者萬餘人勛又募人爲兵人利于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繇是賊衆日滋

官軍數不利遂破魚臺等縣又陷都梁城據涯口漕驛路絕勛又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勛自謂無敵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旣而諸道兵大集于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少勛乃驅人爲兵歛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人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爲官軍所平僖宗時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



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于長垣明年宛胸人黃巢亦聚衆數千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于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畱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帥神

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禦之然神策軍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藉厚得廩賂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爲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莫有鬪志巢至舉聲大呼聲振河華士卒饑甚遂燒營而潰賊自潼關入長安稱齊帝改元金統嗚呼尚何以爲國哉夫巢以一介小人攘臂一呼衆至數十萬而堂堂朝廷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



百可以禦敵之兵曾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知平日舉朝之間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何事一車所以日輦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曰承平日久儲備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亦七晷矣帝雖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無一人言及之一時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縱不爲國計獨不爲身家計乎嗚呼後世人主觀史至此必反思于心而思所以謹身節用信任君子而疎斥嬖近毋使國家一旦馴致于此無可奈何之地則永杜禍患而常享安樂矣乾符六年以崔安

潛爲西川節度使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死耳安潛曰汝旣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旣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剛盜于市于是諸盜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中和二年陳敬瑄遣高仁厚討峽路賊韓秀昇屈行從等先是所遣將皆敗于賊故奏仁厚



爲行軍司馬將三千兵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斬  
都虞候一人以徇乃召耆老詢山川蹊徑賊寨所據  
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蹇  
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  
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  
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  
鑿其舟底相繼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吳季要  
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時東川節度  
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過盛心不能平方敬

瑄之遣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天  
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遠以我  
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爲亂徵師立爲  
右僕射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  
使舉兵以討陳敬瑄爲名進屯涪城詔削師立官爵  
以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楊茂言  
爲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  
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  
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



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所當誅殺其衆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

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驟隨旣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旣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



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中和四年仁厚圍梓州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城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于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噪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中和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訓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

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其罪亡入群盜中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瑄不之間殺之備極慘酷見者寃之又有那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出聞弘讓之寃遂大罵楊遷去而發憤爲盜驅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競起陳敬瑄乃以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麩



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問之謀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于獄云汝謂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滿洗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

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擊立五寨于雙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



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謂○知○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  
 如○昨○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謀○爭○棄○甲○來○降○仁○厚○因○  
 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渾○  
 擊○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  
 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明○旦○仁○厚○謂○降○者○日○始○  
 欲○卽○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藉○汝○曹○爲○  
 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  
 貢○可○歸○矣○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爲○隊○授○以○一○  
 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

至○汝○寨○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  
 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  
 拔○劍○過○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  
 餘○人○皆○降○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  
 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  
 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除○人○皆○未○食○  
 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  
 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  
 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其○先○驅○且○日○入○邛○州○境○



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于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明日，羅夫子阡能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日，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剔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詣仁厚。擁馬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可控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仁厚。」

分遣諸將往降之。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于是陳敬瑄、臬韓求羅夫子首于市，釘阡能、羅渾、擊句、胡僧于城西。七日而岡之。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繇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



止盜之一術也。

其一

林園為養營

自限備其封邑而妹

盜類自跡除去以其西

準臣附會于州西十日而聞

兼兵口于具刺婦室梟韓朱羅夫

出軍凡六日正類皆下不親驗

宋代弭盜

元附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  
 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于常賦外更  
 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  
 不足以給繇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  
 利王小波因聚眾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  
 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  
 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繇是愈熾旁  
 邑響應已而小波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



帥衆至數十萬攻陷成都僭稱大蜀王遣其黨四出  
攻劫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請發兵討  
之乃遣宦者王繼恩進討攻復成都詔以張詠知益  
州得便宜從事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  
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  
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  
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  
還爲汝死所矣正繇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  
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

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有訴者  
詠灼見情僞立爲刑決人皆厭服其爲政恩威並用  
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  
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  
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  
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  
憂矣真宗咸平元年廣武判卒劉肝嘯聚數千輩逐  
都巡簡使攻畧漢蜀邛州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奉王  
均爲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陷漢州命雷有終討



古今通考 卷三十三  
平之帝以詠治蜀政優異復使知益州民聞詠再至  
皆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  
無不尉愜詔曰得卿朕無西顧憂嗟乎李順之黨方  
息而劉旰與劉旰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  
亂邪蓋蜀民勇悍又狃于僭偽之久故易誘以亂耳  
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旰之亂者亦張詠也  
代以牛冕則李均反收守其可非其人乎真宗之使  
張詠治蜀者再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仁宗初  
張方平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

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  
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  
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  
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  
復以年賤粥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  
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于道詔促公行且許以  
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  
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  
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



令○邛○部○川○日○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  
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  
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斬○  
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于○湖○南○西○南○夷○大○震○先○  
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  
法○復○以○三○司○始○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  
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善○乎○蘓○氏○之○言○曰○未○亂○易○治○  
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  
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

秋○如○器○之○歆○未○墜○于○地○惟○爾○張○公○安○坐○于○其○旁○顏○色○  
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  
小○民○不○倦○惟○爾○張○公○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  
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于○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  
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礮○斧○令○于○  
是○民○始○恐○以○其○父○母○妻○子○之○所○迎○賴○之○身○而○棄○之○于○  
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  
易○至○于○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  
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



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又曰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于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累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搥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抑訴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梟杌

饕餮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于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實爲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



之所恃以安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何如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恤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于廣南川峽則例以爲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徃徃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人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爲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于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

爲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爲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于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歛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于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于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



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苦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後丘氏濬曰觀此論而知遠方之民所以易動者非民之性習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蓋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蕃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苦不爲國

計不爲地方計而專爲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遠近內外之較哉非獨不智盡不忠也慶曆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較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識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出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于背以爲計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畱守賈昌朝



事覺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  
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  
元亨等則僭稱東平郡王建國曰安陽事聞以文彥  
博爲河北軍慰使平之時歐陽修論置兵禦賊劄子  
畧曰兩府之議不肯于無事之時先爲禦備直待打  
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一  
任老病貪繆之官壞之是大臣不欲以身當怨之過  
也今天下生民護安樂則感陛下聖德若其父子殺  
戮離散亦必歸怨陛下今大臣不肯澄汰蓋避百十

人官吏怨其身寧死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今盜  
賊一年多一年一火強一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望  
聖明持出睿斷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須慎擇  
官吏免致虛爲搔擾反更害民右正言余靖論禦盜  
之策莫先安民疏畧曰州郡之兵多則食不充少則  
不足自衛裁當今之所宜唯兼濟而後可若使朝廷  
遴擇長吏長吏擇捕盜之官巡簡得自募勇力之士  
嚴捕賊之令重捕賊之賞賊無不破矣安民之術則  
但不奪其時不傷其財能禁其爲非而去其爲惡者



則皆安堵矣。故盜賊之勢不可使其滋蔓。唯先求安民之術而已矣。欲民之安者在乎謹改作。勿爭其利而已矣。神宗熙寧七年知密州軍州事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奏曰。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自取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捲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

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奸臣僭峙于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于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繇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卽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于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于京東雖號無事亦當



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鉅竭則疊  
耻辱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  
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  
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  
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  
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  
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灾昔季  
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

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勅法以  
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爲  
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饉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  
而賒死之與恐饑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  
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明聖仁慈較得喪之  
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于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  
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  
僥倖廢刑不以灾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  
衰者未之有也元豐元年軾知徐州上疏曰今鄰守



古今治平畧 卷三十三  
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黨乎？繇此觀之，盜賊所以滋多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願稍重其權，賞以大綱，闕畧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義

爪牙，此治盜之一術也。昔者以詩賦取士，今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于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于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于無門，則無所不至矣。願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廢，以次遷補，或



古今治平畧 卷三十三  
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救得士  
爲多王霸起于卒吏薛宣奮于書佐朱邑選于嗇夫  
邴吉出于獄史其餘各臣循吏繇此而進者不可勝  
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較以掌牙兵是時四  
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徃徃積功以  
取旄鉞雖老奸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  
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  
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走馬蛟  
龍生之及其去而之德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

爲之制今世胥史牙較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  
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較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  
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于其間  
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願採唐之舊五  
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  
足過人而不能從事于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  
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  
依將較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閎書其歲月  
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



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于此塗。而奸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于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軾又代李琮疏曰。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

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于道。得苟放縱于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



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  
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  
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于六七十年間  
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  
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  
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于是盡籍軍中宿將  
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之于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  
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隸皆庸  
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又留京

師終不錄用饑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弘靖赴鎮遂  
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鑒唐室  
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陰求部內豪猾  
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  
富于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  
效籍其姓名以聞諸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  
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  
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  
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外別設此科則向之



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哲宗元祐六年，禮部侍郎范祖禹奏畧曰：伏見熙寧以來，州軍別立盜賊重法，有重法之地，又有重法之民，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今獨視此州縣如夷貊異域之人，別立盜法，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老子曰：法令茲彰，盜賊多有。又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上以善待民，乃可望民爲善；以應上若其不應，罪在

民也。上以惡待民，則民爲惡以應上，乃其理也。何足怪其多乎？又重法之地，皆舉知縣必擇疆健之吏，被此選者奉法除盜，視民如讐，一切以擊斷爲稱職。此豈平世所宜爲乎？臣欲乞悉除重法，改重法地分爲舉知縣地，分天下縣令皆不可不擇。獨此諸縣先已舉吏，則不可廢。民多姦猾，尤須良吏以治之。選吏以養民，不命吏以拒民也。時秦觀策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



夫至于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于不足恤昔秦既私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于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于行伍阡陌之間繇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

是聚勝則身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逐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筭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



古今治平要略 卷三十三  
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于窟  
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董以艾  
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  
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  
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  
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  
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  
大于招降禍莫深于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  
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

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  
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  
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繇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  
亂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伏其辜  
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  
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  
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  
而求生繇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于  
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



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側反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且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于仍歲水旱賦歛橫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于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于平

人或冗兵情卒窮苦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爲徒黨或困于饑寒迫于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夤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爲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于生殺而不察其宜以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斤也臣聞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



古今治平畧 卷三十三  
悉籍記一旦收捕納于虎空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理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爲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

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尚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爲吏于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于常人乎。爲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畧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慎擇其人聽于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緝錢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蓄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三  
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其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又曰：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掠虜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說，計足以辦，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有豪傑，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踞嚙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

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太平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此亦銷弭盜賊之至計也。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場村，托左道以惑衆，縣境幫源諸崗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不敢發。時朱勔領應



奉局于蘇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  
乏遊手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年號  
置官吏將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  
得官吏必斷鬻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業鎬亂  
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  
伐王黼匿不以聞于是兇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  
震帝得䟽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  
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  
萬討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

此耳貫卽承認罷之吳民大悅嗚呼盜賊之起藉假  
衆力不能獨爲然人各一心心各一見而一旦欲使  
之同捐生以赴死夫豈易哉蓋必有以激其怒而遂  
其欲不如此則怒不可解不如此則欲不得遂此其  
所以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于死之中將以泄其不  
平之氣而成其大欲之志也可不監哉孝宗時嚴贛  
盜起王質上二策一曰收其所畏夫所謂收其所畏  
者何蓋江西之贛其俗尚鬪而喜殺浙西之嚴其俗  
好大而敢爲故其風聲氣俗頑犷悍戾而不可告語



平居無事聚博族飲叫號鬪詈以輕犯鞭朴甚至於發塚露刃揭鬪而掠財物以輕犯刀鋸又甚者至于悍賊保壘蕩覆都邑竊立名字以輕犯兵革蓋嘗聞之犯鞭朴者無日而無犯刀鋸者無歲而無犯兵革者雖不常有而遠者數年近者間歲時猖狂竊發乎其間此二郡者蓋今日盜賊之淵藪也然贛之盜不可使出而嚴之盜不可使守贛之巨鎮不二百里而南安小壘介乎其間未足以分贛之勢也故贛之盜坐而守贛則必爲禽縱而越嶺則二廣可以鼓行而

無○憂○矣○故○曰○贛○之○盜○不○可○使○出○嚴○地○險○阨○而○峭○狹○崇○崗○之○路○不○可○並○臂○頑○口○之○溪○不○可○橫○舟○一○夫○守○其○衝○可○以○當○百○夫○之○力○故○曰○嚴○之○盜○不○可○使○守○往○者○齊○寇○之○擾○贛○所○以○易○擒○者○在○于○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擾○嚴○所○以○不○長○者○在○于○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爲○之○畫○彼○其○鑿○齊○寇○之○失○必○不○肯○守○鑿○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卒○制○也○夫○歷○代○制○禦○盜○寇○之○術○雖○紛○紜○多○端○而○其○要○不○出○于○刑○以○爲○之○懲○賞○以○爲○之○誘○而○二○郡○之○民○蓋○刑○之○有



所不能懲而賞之有所不能誘也故兩策皆不可施于二郡之間嘗聞之二郡者曰二郡之民不畏天子之官吏而畏鄉里之豪強是以不伏官吏之約束而伏豪強之號令蓋豪強之所以爲重者有三智過人勇過人穀粟之蓄過人爲今之計莫若喻郡縣重爲之禮貌以致其敬輕爲之科率以結其愛內有盜賊則假之以權以要其成苟有功效則縻之以爵以收其用何者郡縣之官吏不能制其命而強豪能服其命此其爲侮固不同矣故竊爲漢武帝不當殺鄯解

解之陰賊感槩姦人之雄也恃氣以犯法藉義以報讐其情固可疾而其人亦甚不可廢蓋嘗讀西漢游俠傳而觀鄯解之始未以爲容一夫之姦而可以制千夫之姦雖有害亦不能無利益天下之事利害兼行而不可偏去所貴夫善計者擇其利多害少也而爲之耳二日制其所主夫所謂制其所王者何蓋盜賊之所出者有三一日饑民二日愚民三日姦民饑民求生愚民求福姦民求利其初皆生于有所避有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終則有可返者可返者饑民而



古○今○論○平○畧  
卷○三○十  
不○可○返○者○乃○愚○民○姦○民○也○何○者○饑○民○之○爲○盜○非○有○所○  
大○欲○也○無○可○生○之○計○是○以○爲○冒○死○之○策○而○其○心○未○嘗○  
不○好○生○而○惡○死○也○至○于○情○之○所○迫○而○勢○之○所○切○以○爲○  
生○者○必○死○而○爲○盜○者○猶○介○乎○可○生○可○殺○之○間○故○歲○凶○  
則○不○得○不○攻○掠○攘○奪○以○濟○一○旦○之○命○歲○豐○則○逡○巡○銷○  
縮○返○而○顧○其○有○可○生○之○路○翻○然○動○其○欲○生○之○心○其○勢○  
不○得○不○返○田○畝○故○饑○民○可○閔○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  
殺○有○所○甚○擾○亦○有○所○甚○不○必○畏○也○惟○夫○愚○民○之○求○福○  
也○無○厭○求○之○于○佛○者○而○以○爲○未○足○又○轉○而○求○之○于○鬼○

神○而○以○爲○未○足○故○左○道○惑○人○焉○則○是○食○菜○事○魔○者○蓋○  
生○于○愚○民○求○福○之○無○厭○也○姦○民○之○求○利○也○無○已○然○情○  
而○不○肯○爲○農○拙○而○不○能○爲○技○藝○以○爲○務○農○而○業○技○藝○  
所○獲○無○幾○而○其○勞○有○不○可○償○者○故○相○率○而○猖○狂○于○三○  
尺○之○外○以○僥○倖○于○十○倍○之○利○得○利○而○死○姦○民○之○所○不○  
恤○則○是○盜○販○茶○鹽○者○蓋○生○于○姦○民○求○利○之○無○已○也○求○  
福○之○無○厭○求○利○之○無○已○是○心○易○入○而○難○出○易○聚○而○難○  
散○可○以○術○解○而○不○可○以○刑○迫○且○朝○廷○所○以○禁○切○食○菜○  
事○魔○者○可○謂○甚○嚴○而○此○弊○未○嘗○除○所○以○限○制○盜○販○茶○



鹽者可謂甚密。而此弊未嘗絕。何也。蓋所謂食菜事  
魔者。號令所從出。語言所從授。則有宗師。莫若擒宗  
師。則其徒不解。而自散。盜販私鹽。臣之所甚詳也。然  
非獨此曹之過也。北界利其茶。則以貨誘之于外。園  
戶利其貨。則以茶誘之于內。北界雖未可以制。而園  
戶我之所及也。園戶有茶。而不敢售。則姦民欲茶。而  
無所得。莫若禁園戶。則其黨不治。而自銷。然而欲擒  
宗師。要使勿驚。欲禁園戶。要使勿怨。何者。無故而擒  
其首。則其黨疑。其黨疑。則懼。而有所扇。而爲亂。宜密

詢州縣之臣。籍記其宗師之姓名。鄉里。多方誘之。使  
自陷于刑辟。而後鋤。治誅絕也。夫如是。則可使不驚。  
園戶所資。以爲生私茶之商也。驟塞其資之之門。則  
平有不平之心。宜增降長短之引。使其茶有所宣洩。  
而不至于底滯。夫如是。則可使勿怨。嗚呼。計利算害。  
可謂深矣。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  
江陰通泰。爲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  
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  
花山賊。凡三十六人。官軍數萬。不能進討。反爲所敗。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三  
後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至正庚寅間叅議賈魯以當承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于世首勸脫脫丞相開河北水田務使民屯種脫從之先于大都開田以試之前後所費凡十數萬錠今開西山水關灌水山水迅暴幾壞都城遂止又勸其造至正交鈔楮敝窳惡用未久輒腐爛不堪倒換遂與至元寶鈔俱滯不行物價騰貴及河決南行又勸脫脫求夏禹故道開使北流身專其任瀕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食

錢官吏多不盡支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鑄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開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爲驚詫而謀亂是時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寬縱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會不旬月從之者殆數萬人以趙宋爲名韓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僞詔畧曰蘊玉璽于海東取精兵于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蓋以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托此說以動搖天下當時貧者從亂如歸其黨韓福通等同起兵以紅巾爲號



既而山童就擒乃降徐州路爲武安州後其黨毛會田豐杜遵道等復奉其子爲主寇掠汴汝淮泗之間死者成積中原丘墟蓋至正初年秦王伯顏爲政變亂舊章江西有朱光卿在後有李致甫羅天倫之變國力猶全尋皆殄滅至正戊子間海寇方國珍始爲亂先是蔡亂頭剽劫海商始懸格命捕之方爲台之洋嶼人慕賞功官爵募衆至數千人時台州總管焦鼎等納蔡之賂薄其罪而不加誅玩忽歲月方遂入海爲寇官兵皆不戰而敗朝廷恐爲海運之梗招安

之卽啗之以海運千戶及既定瀕海之民不憤與萬戶蕭載之謀襲殺之不果又叛朝廷命叅政索羅元帥董搏霄率兵加討兵未交皆先潰郝萬戶爲所獲方拘置舟中使求招安赦故出高麗后位下請托得行遂特旨釋之進爵已拜參矣嗚呼邊方貪官旣失之于始中宮寵后又失之于終當賞而不賞當刑而不刑刑賞之柄旣失紀綱于是乎大壞而中原之寇起矣嗟乎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于善刑必施諸惡使天



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爲亂首。以爲天下先。爲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勸惡也。繇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效。事幸成。或得以爲王。爲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蜂起。而元因是亡矣。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竒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有寇。何以處之乎。弭禍亂者。必折其萌。

國家無事之時。齊民無故。首興禍亂。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絕其萌。使毋致于蔓衍。決不可用招安之策。萬不得已。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嚴首亂之誅。的然不輕。則禍亂之原塞矣。











